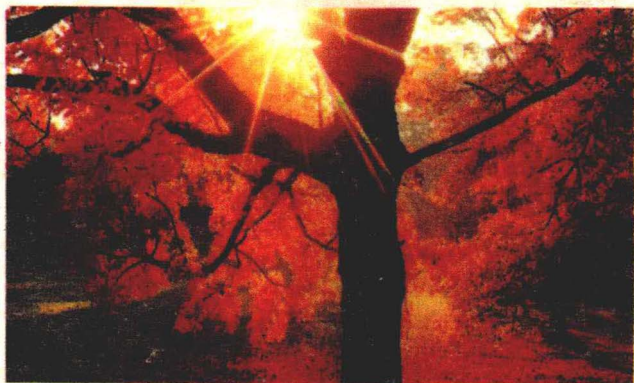


主编 / 季羨林



死人复活的时候

胡风

•

吉林摄影出版社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死人复活的时候

胡 风 著

吉林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 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季羨林, 谷向阳主编.
长春: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03.3

ISBN 7-80606-247-5

I. 20… II. ①季…②谷…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1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28483 号

20 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死人复活的时候 胡风 著

责任编辑: 王保华

封面设计: 龙震海

开本: 787×1092 毫米

32 开 486.75 印张

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2003 年 3 月 1 版第 1 次印刷

长春第二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印数: 1-30000 套

ISBN 7-80606-247-5/I·20

全套 100 册

定价: 998.00 元

编 委 会

主 编：季羨林

执行主编：谷向阳 朱晓东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江 力 闫成忠

李玉洁 何慧芹

李 颖 吴 波

何 开 黄际斌

总 策 划：王保华

作者小传

【胡风】（1902—1985）原名张光人，湖北蕲春人。1923年入南京东南大学附中，1925至1926年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学习文学。1929年赴日本留学，就读于庆应大学英文系，曾参加日本反战同盟与日本共产党。1933年回国后在上海参加“左联”，担任“左联”宣传部长、行政书记，协助鲁迅等积极从事进步文化活动。抗战期间主编《七月》、《希望》杂志，成为《七月》创作流派的重要代表作家。50年代初曾任《人民文学》编委、中国作协常务理事等职。1955年被打入“胡风反革命集团”并判刑监禁，1980年平反恢复名誉。从学生时代起开始发表诗歌、小说、评论，为著名诗人与文学理论家。曾出版诗集《野花与箭》、《为祖国而歌》及长诗《时间开始了》等。出版过多种文学理论与文学评论文集，计有《文艺笔谈》（上海生活书店1936），《文学与生活》（上海生活书店1936），《密云期风习小记》（上海海燕书店1938），《看云人手记》（重庆自力书店1944），《民族战争与文艺性格》（后改名《剑·文艺·人民》，重庆南天出版社1945），《在混乱里面》（上海作家书屋1946），《逆流的日子》（上海希望社1946），《论民族形

式问题》(上海海燕书店 1947),《为了明天》(上海作家书屋 1950),《论现实主义的路》(上海泥土社 1950 等)。此外还出版有杂文集《棘源草》(重庆南天出版社 1944)。在文艺批评和文艺理论研究中,致力于现实主义理论及创作主体性的探索,颇有独到见地。从大量的文艺短评、杂文与抒情、忆念散文来看,或纵横笔墨,透辟论说;或运笔如枪,切中肯綮;或抒怀忆友,情感浓重,在文风上独具一格。

目 录

作者小传	(1)
断章	(1)
过去的幽灵	(4)
半仑村断想	(7)
流氓哲学	(17)
也算是希望	(20)
两种童话	(22)
“西崽哲学”	(26)
漫谈“个人主义”	(28)
“举一个例”	(32)
活人露出了尾巴	(35)
把目光放到“战壕”以外	(38)
即令尸骨被炸成了灰烬	(41)
死人复活的时候	(46)
论“大国之风”种种	(56)
我与老舍	(70)
上海是一个海	(76)

断章

然精神界之伟人，非遂即人群之骄子，撼辄流落。终于失亡……

——鲁迅

去年冬，我到重庆之后，L君告诉我：鲁迅逝世二周年的时候，北方的××也开过纪念会，被他在死前痛骂过的×××大演其说，倒是所谓鲁迅底亲信门徒们，反而毫无动静……。言下大有不胜慨叹之意。

我听了默然，也有不胜慨叹之意。

但是并不是替“鲁迅底亲信门徒”惭愧，因为，这说法原是对先生晚年比较接近的战友们的嘲讽，且是在先生死前的一些战斗里面有了渊源，而他们在今天，或则韧战，或则飘零，甚至或则退伍，正是经验着这个伟大的历史时期底试炼，正像其他的在战斗里面的人们一样。

我以为，先生三十年间所开拓的，正是今天的真实的战斗者们底道路，有那些坚贞的战斗在，就不能说纪念先生者无人。但想到战斗的路还如此艰难，或则阻塞，或则蜕变，就不能不有“轳轳流落”之感了。

回想逝世当时的哀悼底洪潮，是曾使许多人惊倒了，甚至使得有人想把先生底名字抢作商标。

其实，那是由于“先生所背三十年来的工作所散布的火种”，和商标主义是颇不相通的。不能够背起先生的黯黑的历史担子，不能够有“革命之爱在大众”的圣者心怀，不能拿着投抢走入“无物之阵”，你就不能从那哀悼底洪潮里面汲取什么东西。果然，虽然当时几乎演成了像先生所嘲笑过的，在死尸前面打架的喜剧，但曾几何时，也就各自走散，拉倒了。

但当然不能说纪念先生无人。“石在，火种是不会灭的”，火种在，就会放光吐焰。在今天的光荣的民族战争里面，那些坚实的战斗者们，直接间接受过先生底精神的哺养的，当不能用限定的千数万数去计算，而能够忠诚地服务战争的文艺工作，那主脉不是和先生底生命息息相通么？

所以，真实的纪念方法之一，是流布先生自己底著作，因为那是能够生火种的石，是能够放光吐焰的火种。

幸而有夫人景宋女士和一些友人底可尊敬的劳力，全集出版了。

但不幸的是内地很少看到。我常常碰到友人们底热心的询问，每次都要感到微微的伤痕。好像要特别证明伤害了先生的，大力的“出版家”能够有鞭尸的力量一样，全集到内地来的权利被活活地剥夺了，似乎《鲁迅全集》和“抗战文化”毫无关系。

然而，“我以我血荐轩辕”，这句在先生将要开始从

“过去的幽灵”

在十年前曾经做过“文学青年”的，大概总有些人还记得盲诗人爱罗先珂罢。虽然他从日本飘来了以后就嚷着我们这个国度是“沙漠”，但毕竟是在经过了一场“五·四”的狂风以后，青年们有不少的正在望着蓝天做梦，在烦恼里制造微笑，因而他写给我们的《桃色的云》和《童话集》被我们纯真的心所拥抱，增加了当时在黑夜里摸路的人所不可缺少的勇气。

但还有一件事以不同的感觉使我常常记起来的，是他的一篇讲演，叫做《过去的幽灵》的。内容由当时站在新文学运动的前面的周作人先生翻了出来，说是在你们（当时的中国青年们）里面还住着不少的“过去的幽灵”，时时会跑了出来，鼓动你们照他们底意思做事。这很简单，但由他那一种诗人的说法说了出来，简直是活灵活现，抓住了我们，使我们甚至在路上走的时候有时都会惕然回顾。他为什么作了一篇这样的使幼少的我们感到有些阴森的讲演呢，那来由当然不能确切地知道，但现在回想起来，总不外是虽然他瞎了眼睛，看不见，但这个古国几千年来所压积下来的黑暗的力，以一种阴沉沉的气息压着他，使

他感到了快要窒息，因而不得不向脸上现着新的红润的青年们叫喊了罢。

时光流了过去。现在的战斗的青年已经在纯真上炼出了刚强和灵敏了，爱罗先珂已渐渐地被忘去。这是应该的。

然而，今天我在书摊上面买到了一本创刊号的《人世间》。还没有拜读“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的“可喜文章”之前，就被前面的周作人先生底大照片和他底五十自寿诗吸引住了。周先生在“五·四”文学运动上，在介绍外国文学上，有了不少的努力，当他五十岁的时候我们也许还愿看一看他底照片的，但使我哑然的是那两首诗（那些和诗更不用说了）。如果是在《四库全书》的什么集子里面发现的，对于这样“炉火纯青”的七律，当然要拍案叫绝。然而，这个作者却就是当年为诗底解放而斗争过了的《小河》底作者；现在在这里“谈狐说鬼”“街头终日听谈鬼”的作者，当年却热心地为我们翻译了《过去的幽灵》。

“幽灵”，不错，在爱罗先珂用的日本语里面，正是我们所说的“鬼”的意思，而他们所说的“鬼”，都是阴间的不象人形的怪物。那么，周先生现在自己所谈的鬼，听人家谈的鬼，是不是当年他翻译的时候叫我们防备的幽灵呢？昔日热烈地叫人防备，现在却促膝而谈之，不晓得是鬼们昔日虽然可恶而现在可爱起来了呢，还是因为昔日虽然象现在的批评家似的浮躁，而现在的八道湾居士却功成圆满，就是对于小鬼也一视同仁了？或曰，周先生虽然逍遥世外，但终不能忘掉“人间”，谈鬼云者，不过是对于鬼域人间的

半仑村断想

一 想到几个小故事

几年来，或者照大家习惯了的说法，“抗战以来”，不知道是因为节省物资，纸面太少了的关系呢还是怎的，看报纸，除了大家一律的电讯就大抵只有一些躲躲闪闪的社论和专论之类。先前还能够看到略略反映了前线或后方的生活实相的通信，现在是通信也几乎完全绝迹了。这就弄得人好像被关在博物馆里，成天看人体骨骼或地理模型，看不到活人底声音笑貌，也接触不到活的自然底草香土味，云彩风流；老实说，这实在是非常气闷的。一天两天还无所谓，但久而久之，人就会感觉麻痹，心情枯槁，终于自己也要变成骨骼似的存在了。

但人到底是活的，因而社会也到底是活的，所以就是在这样的时代的这样的报纸上面，有时候也不免透出了一点点人世纠纷的消息。这半年里面，我留意到了的就有三个小故事。

一个是重庆南岸崔秀英底惨案。她是一个十三四岁的

意义，活人底平凡的意义和非凡的意义。就说这伟大的解放战争罢，能够支持下来而且一定要胜利，难道不是依靠着我们民族底意志和人民底气节么？而前者又正是从后者产生，形成的。如果没有了这些，只剩有字面上的和口头上的“节义”，“廉耻”，我就想象不到已经弄到了怎样的地步。讲民族道德，甚至讲国粹，也并不坏，但与其从烂纸堆里面截取一些字面胡乱地做成格言，倒不如认真地注意一下人民底生活状况和生活意志。讲民族道德，讲国粹，也需要“资本”；而且，顶重要的还须得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资本”。

我们是“民国”，而且还属于民主国家的阵营，有时要人民人民地叫得很响，但我们真正承认过人民么？象检阅官眼睛里的士兵只会看齐、立正、开步走一样，用这种态度对待人民，祸哉祸哉！象封建丈夫眼睛里的妻妾，一离开自己底眼睛就要和男人调情犯奸一样，用这种态度对待人民，尤其祸哉祸哉！

今天也看报，没有什么故事，倒是发现了题为《论国土》的长论文。凡报纸上的论文，特别是长论文，我是一向没有魄力读它的，但有时也溜一溜。这溜一溜是我自己用的术语，意思是，望一望它有好长，分几节，甚至随便抽看它一两段。今天也溜了一溜，知道了国土可以分为“言型”，“功型”，“德型”三种。这是立德、立言、立功说底翻新，当否且不去论它，但我觉得，讲到“德型”的国土，与其抬出某些声势赫赫的人物，我是宁取这些故事里的小儿女们的。因为，例如不贪污，或者把余款拿出一点